

人生道路诸阶段

STADIER PAA LIVETS VEI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人生道路诸阶段

STADIER PAA LIVETS VEI



[丹麦] 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道路诸阶段/(丹麦)克尔凯郭尔著;京不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979-4

I. ①人… II. ①克… ②京…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690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人生道路诸阶段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979-4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5½

定价:105.00 元

Søren Kierkegaard
Stadier paa Livets Vei

本书根据 Gads Forlag 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SØREN KIERKEGAARD
**STADIER
PAA LIVETS VEJ**



DANSK BOGSAMLING
MARTINS FORLAG

译者的话

乍看之下,《人生道路诸阶段》似乎有三个作者:威廉·奥海姆、威尔海姆法官和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这其实是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苏格拉底助产式表达形式之一。除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爱的作为》和一些讲演文本是署有真名之外,作者的重要哲学和文学著作都使用笔名出版。这里也不例外,出版者“订书人希拉利乌斯”也是假名。在丹麦文最初的版本中,读者是找不到作者的真名的。

《人生道路诸阶段》最初出版于1845年4月30日。它与《非此即彼》有着同样的风格。尽管它的真正作者是索伦·克尔凯郭尔,但看上去却像是一部由诸多作者写成的集著。它通过诸多代表了各种不同人生观的笔名来表达各自的看法并且相互批驳。概观之下,书中的主题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关于恋爱与婚姻。此书在丹麦经典文学之中有着与《非此即彼》几乎相同的地位,比较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非此即彼》上下两卷中,不管这是不是笔名作者们背后的设计者的本原意图,更吸引读者的是审美风格的上卷;但是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审美立场不再占据那么大的空间,整部著作的重点是落在审美与伦理两个立场之外的第三部分。《人生道路诸阶段》的第一部分,在篇幅不大的“酒中真言”中,晚宴参与者们代表了反讽(“那审美的”)的各种生活态度。然后,在第二部分,法官威尔海姆以与第一部分差不多长的篇幅写下了“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以“一个丈夫”的身份来阐述人性伦理的生命立场,并且对审美者们各种反对婚姻的高谈阔论做出回应。在第三部分,读者就进入了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拉丁语为“寡言兄弟”的意思)所著的“‘有辜的?’—‘无辜的?’”,这

部分有着副标题“一段苦难史。寡言兄弟的心理学实验”，文本由“基旦”（拉丁语为“某个人”的意思）的自我观察者的日记和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一篇“为读者而写”构成；这个部分描述了这个心理学想象实验的对象“基旦”的内心运动，一种朝着宗教人生方向运动的魔性追求。

《人生道路诸阶段》对各个早期的笔名的生存形式以及个体人在之前的阶段中的存在性运动的轨迹给出了概观，三个部分也就包容了三个不同的人生态度：审美的（“酒中真言”）、伦理的（“一个丈夫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和前宗教性的（“‘有辜的？’-‘无辜的？’”）。在这里，《非此即彼》和《重复》中的人物又重新出现：诱惑者约翰那斯、《非此即彼》的出版者维克多·艾莱米塔、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和年轻人，还有法官威尔海姆。除了读者以前所认识的这些人物之外，“酒中真言”中还多了一个时尚店主；另外，“‘有辜的？’-‘无辜的？’”中的人物也都是全新的。

在“酒中真言”中，五个审美者几乎都是专注于生活的享受；事实上他们的宴会主题就是情欲享受，是关于女人。他们的女人观反映出了他们的生活观。既然婚姻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误会，那么他们对于女人们的关系就意味了一种不用负责任的享受。与这些审美者们针锋相对，法官威尔海姆则坚持婚姻的价值：婚姻对于他是“钟情相爱”的继续，在这种继续中，“义务”出现在了相爱者之间，这“义务”为他们的关系带来更多意义。法官威尔海姆以一种平静而清醒的方式论证了婚姻的合理性，并且论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联是生存的严肃。

然而，与“那宗教的”相比，上面这两种人生态度间的非此即彼就不再有很大的分量了；在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有辜的？’-‘无辜的？’”中，“基旦”日记所叙述的故事与克尔凯郭尔自己的人生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非此即彼》中《诱惑者的日记》的宗教性的对应文本。

通常，说到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我们难免要联系上他与瑞吉娜·欧

伦森的婚约故事。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的这段爱情历程有很多解读的可能性。关于婚约事件,克尔凯郭尔自己就写有三部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说:《诱惑者日记》、《重复》和“‘有辜的?’-‘无辜的?’”。

《诱惑者日记》出现在《非此即彼》的上卷之中,它通过诱惑者约翰纳斯在日记之中对少女考尔德丽娅的观察、研究和诱惑(考尔德丽娅成了约翰纳斯的实验对象和艺术作品),对婚约事件给出了一种恋爱玩味者的审美解读。《重复》是作为单行本的小说出版的,它通过一个审美的观察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来对一个濒临宗教性边缘的年轻诗人进行解读(在这里,这个恋爱中的年轻人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实验心理学中的试验对象)。这两部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出版。“‘有辜的?’-‘无辜的?’”则是《人生道路诸阶段》中的第三部分,篇幅最长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在这三部小说之间作比较,“‘有辜的?’-‘无辜的?’”也是篇幅最长的。这三部小说,作为心理学实验小说,都不能直接说是在叙述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间的故事,但它们都可以算是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婚约故事的一个投影。三部小说的立足事件是同一个事件(也就是克尔凯郭尔人生中的婚约事件),但三个主人公所处的“人生阶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中,“‘有辜的?’-‘无辜的?’”的首要部分是订婚并且解除婚约的“某个人”(亦即,“基旦”)的日记。这不是一部诱惑者的日记,而是一部心灵受煎熬者的日记。在日记中,基旦反思了他的各种动机——他为什么解除掉“他与一个有着生活喜悦的女人的婚约”(并且也就间接地隔绝于世界)。无疑,基旦的内心冲突和克尔凯郭尔自己的内心冲突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有时候基旦的故事简直就是克尔凯郭尔的精神生活的直接展示,比如说,克尔凯郭尔在取消婚约时写给瑞吉娜的信就原封不动出现在了基旦的日记中。这日记所描述的心灵历程能够使得读者在极大的程度上趋近克尔凯郭尔与瑞吉娜的爱情历程中的真相。日记描述了一个持续了半年的婚约,它在晨记和午记之间变换:时而是对订婚时的回忆,时而是对整个过程的反思。在

订婚之后,作者(作为作者的基旦,抑或作为作者的克尔凯郭尔)发现他们两人的天性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承担起痛苦并且解除婚约。读完这些日记,读者也许会想:《诱惑者的日记》不会是克尔凯郭尔自己的日记,但这“基旦”的日记……,可能差不多……哦。“‘有幸的?’-‘无辜的?’”的第二部分是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一篇“为读者而写”,对“基旦”日记中的婚约故事做出一种哲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学创作理论性的分析。这“基旦”日记是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想象实验”,这“想象实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实践,而更是一种使人有可能去领会“人的存在”的文学形式。这样,在读完了这篇“为读者而写”的时候,读者则反而又让自己拉开距离了:这又是一部虚构出来的日记体小说,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他自己的吧……

本书翻译所用的原本是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在1999年出版的 *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 bind 6: Stadier paa Livets Vei* (出版社是 Gads Forlag)。在翻译之中我所使用的对照版本有: F. Prioret M. -H. Guignot 的法文版 *Étap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 (出版社是 Gallimard, 1948 年)、Emanuel Hirsch 的德文版 *Stadien auf des Lebens Weg* (出版社是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8 年) 和 Howard V. Hong 的英文版 *Stages on Life's Way* (出版社是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我得到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的极大帮助,中心的研究者们对一些疑难文字段落所做的说明使我解开了诸多困惑的节点。在一些汉语表述的细节上,我努力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而对于一些中文日常语言里原本没有的概念,为了避免迅速阅读所造成的误解、误读,译者往往宁可使用读者们不习惯的词,也不使用会导致误读而在表面上能让读者感到习惯的词。对于一些哲学上应当得到强调的字词的翻译,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就不是翻译所关心的重点。另外,如果一些文学爱好者因为期待这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期待这小说能够类似于夏洛蒂·勃朗特、珍·奥斯汀,乃至琼瑶的小说,他们也许会

抱怨注释太多,无法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对此,译者只能感到抱歉而爱莫能助,因为,这之中虽然是有着一部小说,但这小说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小说;而在丹麦的文学爱好者中,能够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的,也仅仅是少数对德国唯心主义和罗曼蒂克时代人文背景有比较全面了解的读者,书中的大部分注释本来就是为丹麦读者提供的阅读理解上必要的辅助工具。译者的努力是让读者读懂著作中的意义和作者的思路;如果有人认为把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翻译得像一部《红楼梦》是意译,那么,译者绝对会认为这样的所谓“意译”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也说明一下。书中出现的脚注,都是书中原有的注释。尾注中带有半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集里提供的注释。尾注中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给出的注释。

下面,我对一些翻译用词做一下大致的说明。

形容词“正定的”的丹麦文是 positiv,为避免“肯定”这个词所引起的误解和误导,在哲学关联上常常特选此词而避用“肯定的”。意为“正面设定的”。

名词“辜”,我在文中给出了注释。辜的丹麦文是 Skylden,英文中相近的对应词为 guilt。Skyld 为“罪的责任”,而在字义中有着“亏欠”、“归罪于、归功于”的成分,——因行“罪”而得“辜”。因为在中文没有相应的“原罪”文化背景,而同时我又不想让译文有曲解,斟酌了很久,最后决定使用“辜”。中文“辜”,本原有因罪而受刑的意义,并且有“却欠”的延伸意义。而且对“辜”的使用导致出对“无辜的”、“无辜性”等的使用,非常谐和于丹麦文 Skyld、uskyldig、Uskyldighed,甚至比起英文的 guilt、innocent、innocence 更到位。

动词“设定”的丹麦文是 sætte,对应于德语中的 setzen。德国唯心主义从费希特起一直使用的设立原则的概念。可参看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演绎,比如王玖兴翻译的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作为克尔凯郭尔时代审美理论的特定概念,“那喜剧的”这个词对

立于“那悲剧的”。如果不强调这一对立,那么也可以译作“滑稽可笑的东西”或“滑稽可笑的成分”。

名词“承受”的丹麦文是 Liden,动名词,相当于德语中的 Leiden。动词 atlide 和名词 Lidelse 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受苦”和“苦难”。Liden 在哲学中是“行为”、“作用”或者“施作用”的反面。在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中译本中有相应的“活动的对立面叫作受动”的说法。

形容词名词化后的名词“那现世的”的丹麦文是 det Timelige。与“那永恒的”相对立。意为“属于时间的而不属于永恒的、属于此岸而不属于彼岸的”。时间的、人间世界的。派生名词为“现世性”Timelighed。

以上是一些对概念的说明。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概念也需要得到解说,而尾注给出了许多这一类解说,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有些语言上的用法,当代的汉语可能与七八十年代有了不同。我遵从当代的规则。比如说,在我少年时代,我们都会写“作出判断”、“作出评论”、“作出决定”等等,这一“作出”在当代都变成了“做出”,所以我原译稿中的“作出”或者类似的“作”在这里都改成“做出”和“做”。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免不了有一些错误,因此译者自己在此译本出版之后仍然不断寻求改善。另外,如前面提及,这个版本寻求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一些名词概念被变换为比较通俗顺口的字词,译者甚至还对一些复合句子进行了改写,但是译者在尾注中对所有这类“译者的创意加工”都给出了说明和解释。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有时候也在一些地方加上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有的在尾注里做出了说明,有的则没有说明(比如说“那现世的”这一类概念)。有的句子则是在尾注里得到分析解读或者被加上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中文的语法决定了中文的解读常常会有模棱两可的效果,这在诗意阅读上可能会是一种优势,但是既然本书中的文字叙述并不带有“让读者对某句子做出多种意义解读”的诗意目的,相反,“对叙述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理解”是读者领会上下文关联的前提,那么译者就有必要在

翻译成中文的叙述之中清除掉各种模棱两可的可能。

现在,这个中文版本的《人生道路诸阶段》出版了。在这里,我向我的朋友郭凤岭先生(他也是我的论文《自我的辩证法》的中文版编辑)表示感谢:我在2015年完成这本书的翻译,是因为我在2014年与他有过一个要出版这书的约定,否则的话,可能会有好几年的延迟。我也感谢蔡玮女士,她对照 Hong 的英文译本对我的译稿进行校读,帮我修正了许多翻译的不确切的地方。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负责本书的编辑关群德先生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也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我向哥本哈根的索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致谢,研究者们的注释工作为我对原著的理解带来了极大帮助。我也向丹麦国家艺术基金会致谢,感谢基金会对我这许多年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支持和帮助。

京不特

二〇一六年六月

于哥本哈根

Tak til

人生道路诸阶段
不同人物的研究

由
订书人希拉利乌斯^①
征集编印出版

^① 订书人希拉利乌斯]希拉利乌斯这个名字是由拉丁语形容词“hilaris”构成,意为“欢快、高兴、兴高采烈”。

目 录

Lectori benevolo! (给善意的读者)	1
“In vino veritas”(酒中真言)	7
一个丈夫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	123
“有辜的?”-“无辜的?”	267
给读者的信	565

Lectori benevolo!¹(给善意的读者)

鉴于诚实应当在一切之中存在,尤其是应当在真相王国和图书世界之中存在,并且,本来,如果一个订书人不是在自己的行当里尽本分,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在文人圈子里混,那么,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按理是只会让这本书招致各种严厉的评判,并且可能会使许多人因为以此订书人为耻而根本不想去读这本书,而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教授或者地位显赫的人物来对此感到不快,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本书的真实故事吧。

在一些年之前,有一位知名文人寄送了一大堆书来装订,item(拉丁语:同样也)有不少二十四张本的书要订成四开本。² 由于那是一年中的忙碌时段,而我们的文人先生则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和蔼而随和的人,因而,说起来不好意思,这些书就在我这里放了三个多月。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德国谚语所说:Heute roth morgen todt(德语:今天红明天死),³ 就像牧师说:死亡不认贫富老幼,⁴ 就像我的亡妻所说的:我们全都会走上这条路;⁵ 但是,我们的主最清楚,什么时候最合适,而那样的话,最合适的当然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发生的,这就正如事实上的情形:甚至那些最好的人也不得不离开这里;就这样,这文人却死掉了,并且,他在国外的遗产继承者们通过遗嘱查验法庭收到了这些书,而我则通过这同一个法庭得到了我的工酬。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小包稿纸。本来,作为一个勤奋努力的人和一个好公民,我总是会诚实地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交还给别人。本来,我绝对以为我已经把全部物件都寄还给了文人先生。我绞尽脑汁徒劳地回想,到底会是谁寄给我这些稿纸,它们是要派什么用场的,是不是要装

订起来,简言之,我做出了一个这样的订书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能够做出的一切设想;我也考虑了,这一切是不是一个错误。最后,幸亏我有我现已故去的妻子帮我一起琢磨。她对于我是一个罕见的忠实内助和职业上的帮手。她眼前突然一亮:文人先生的书本来是被放在一个大篮子里的,而这包裹肯定是那篮子里的东西。当时我也觉得是这样。然而,现在已经这么多时间过去了,没有人想到过来要回这包裹。于是,我就想:这一包裹纸张肯定没有什么大价值。我倒是把它们装订进一个彩色的封夹里,这样,就像我亡妻通常的说法:它们就不会在店里到处摊开着占地地方了。然后我就把它们放在那里了。

在那些漫长的冬夜,在我不知道该做些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拿出这本书来,作为一种享受来阅读它。但是我无法说这是很大的享受,因为我读明白的东西并不多;不过,坐在那里考虑,这之中的全部内容会是什么,这倒是为我带来了享受。既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文字是以一种老练的书法写成的,我就让我的孩子们有时候临摹上一个 Pagina(拉丁语:页),这样,通过摹写这些漂亮的手写字母和转折,他们就必定能够在运笔方面得到练习。有时候,为了练习辨读文字,他们也会不得不高声朗读。真是令人无法理解,无法解释,学校的教学完全忽略了对文字的辨读,并且,如果不是我们在各类报纸上所读到的那位无愧于盛名的文学家勒文⁶先生试图补救这一缺陷,并教会我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领会我亡妻的话语:“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位置上,辨读文字都是必要的,并且在学校教学中不应当被忽略”,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学校的教学也许在很长时间里会一直继续忽略对文字的辨读。如果一个人能够写,但他却无法读出别人所写的东西,那又有什么用呢?就好像亨利希在喜剧中所说⁷:他固然会写德语,但他不会读。

去年夏天,我的大儿子十岁了,我打算让他去上一门更严格的课程。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向我推荐了一个特别在行的师范证书毕业生和哲学证书候选人。⁸其实我也认识这个人,我曾多次在救世主教堂⁹的晚祷上听他做真正的陶冶讲演。就是说,尽管他尚未通过考试并且在

他发现了自己是一个精神唯美者¹⁰和诗人(我想他会这么说)之后便完全放弃了学业而去作牧师,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获得了很好教育并且做了许多出色的布道,而尤其要指出的是,他在布道台上有着一个很动听的嗓音。我们一致同意,每天他都来教我儿子两小时最重要的一些课目,作为午餐的交换。

我谈及的这位师范证书毕业生和哲学证书候选人成为孩子的老师,这对于我卑微的家庭来说是真正的幸运,因为不仅汉斯进步很大,而且正如我在下面所要讲述的,这个了不起的人也使得我自己在一些远远更为重要的事情上受益匪浅。有一天,他留意到我曾用于我孩子们的教學的那本装订在彩色的封夹里的书,他稍稍翻看了一下,然后问我借这本书。我对他说我真心所想的:“您完全可以留下这本书,因为,现在孩子有了一个自己能够为他写书法字样的老师,所以我不需要这本书了。”但是,正如我现在所认识到的,他实在是个可敬的人,因而并不想要留下这本书。于是,他借了这本书。这之后的第三天,我记得如此清晰,仿佛就是在昨天,那是这一年的一月五日,他来到我家并且想要和我谈谈。我想他也许是想问我借一小点钱。但并不是!他把这本我们熟知的书递给我,并说:“亲爱的希拉利乌斯先生!也许您并不知道,在这本您如此无所谓地想要送给别人的书中,天意给予了您家怎样美好的馈赠和礼物啊。如果这样一本书落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就价值万金。正是通过印行各种这样的有益用的书籍,我们才有可能在这种人们不仅仅很少有钱而且也很少有信仰的时代里贡献出一份力量,去向人类的孩子们推广传播各种美好而有益用的学识。不仅仅是这个,而且您,希拉利乌斯先生,您的愿望一直就是能够以除了‘作为订书人’之外的方式来益助您的同类,并且通过某种非同寻常的善行来为您对过世的妻子的纪念带来荣耀,您,‘能去做这件事’恰巧就是您的幸福命运,而且通过这件事,在这本书被卖完之后,您还能够赚到不少的一笔钱。”我深受感动,然后,感动得更深,因为他提高嗓门并且继续大声说:就我自己而言,我什么也不想要,或者说,等于是什么都不想